

工 作 纪 实

血透室里的微缩人间

●吴凯琪

“血液净化中心的门很重,每次推开都要用些力气。”说这话的,是一位五十多岁,还是家里主心骨的中年人。

我依稀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时,首先是闻到各种消毒水的味道,然后是听到机器的嗡鸣声,此起彼伏,像某种不知疲倦的心跳。五十多张床铺整齐排列,每张床旁都立着一台血透机,鲜红的血液在透明的管子里流淌。血液经过机器进行净化,再回到病人身体里的这个过程要持续四个小时,每周两到三次,年复一年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老叶是这里的“常客”,今年是他接受血透的第十个年头。他的手臂上,密密麻麻的针眼已经形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“小路”,从手腕蜿蜒到手肘。护士们都说,老叶的手臂是血透室的“活地图”,每一处凸起都是一个故事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老叶,是因为他的声音。在机器的轰鸣声中,因为听觉不灵,他说话时总是咆哮如雷。因为内瘘长期使用的缘故,再加上每次能打的范围也就那几厘米长的血管,随着使用时

间的延长,自然而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平凡的工作日,老叶慌慌张张地跑到血液净化中心来,慌张地喊道:“我手臂不知道怎么了,好痛!”护士马上协助医生进行检查,是内瘘堵塞,需马上进行溶栓,大家有条不紊地为老叶行内瘘溶栓治疗。此时,老叶嘴里碎碎念,我走过去,问:“怎么了?”他吞吞吐吐说:“能不能快点搞定,老伴还在家里等我,没人照顾。”我说:“我帮你致电儿子,今天突发一些情况,让他帮忙照顾一下。”他连忙挥挥手,平常的大嗓门此时温和地说:“儿子还要上班,孙子刚出生不久。我可以的,今天只是有点小插曲,我能搞定的。”后面我也不多说了。

血透室里,像老叶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区阿姨,六十岁左右,她在这个透析室做透析的时间,远远超越了我的工龄。乐观向上的区阿姨是血透室的“心理辅导员”。新来的病人害怕、焦虑,她会主动搭话:“我刚来的时候比你紧张,现在你看我,每天来‘上班’四小时,

‘下班’就可以回家了。”她还会把自己手工制作的各种好吃的带来跟我们分享。“日子总是要过下去,机器代替不了肾脏,但机器负责帮我排毒,我负责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。”她说这话时,眼睛里有光。

黎阿姨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患者,每次都是丈夫护送她来做透析,老伴就这样陪伴她治疗了四个年头。黎阿姨虽行动不便,但是每次她的丈夫总会无微不至地把一切安顿好才离开透析室。前段时间,黎阿姨精神状态差,跟医生沟通后,不愿意入院治疗。她丈夫深知这些年爱人的病痛,也尊重她的决定。把黎阿姨带离透析室的这天,她丈夫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微笑地点点头,仿佛在道别,嘴里不停地跟我们说着:“这些年来,辛苦你们了。”

我常常想,血透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?

从医学上讲,它是一个替代肾脏功能的场所,是维持生命的中转站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它更像一个微缩的人间——这里有眼泪,有笑声,有绝望,有勇气,也有

希望;有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,有医护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,有亲人不离不弃的陪伴。

每一次穿刺,每一次回血,每一次四个小时的静默等待,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:活着,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。

血透室的门很重,每次推开都要用些力气。但门里面,是一群拼尽全力想要活着的人,和一群拼尽全力帮助他们活着的人;门外面,几排硬邦邦的塑料椅子,一台周围总有水迹的饮水机,一排排摆得整齐有序的轮椅。这里没有音乐,没有电视,只有钟表嘀嗒的声音,和一群沉默等待的家属,都在等那扇门打开,等里面的人走出来,然后一起回家。

窗外,太阳照常升起。机器的嗡鸣声还在继续,那是生命的声音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诗 人心语

脚手架

●彭迎港

脚手架攀着低垂的黄昏
一级级把天空垫高
焊花溅落,像谁随手撒开
一把滚烫的星粒

云在横杆间缓缓转身
从红到紫再到青
最后烧成一块冷却的铁
悬在钢架,等着夜来认领

风从东面涌来
吹不熄半空中的篝火
焊枪吐出细长的火舌
温柔地舔着暮色

收工的人仰头
霞光顺着帽檐滑进敞开的衣领
一滴滚烫的橙红停在锁骨
像落日替他按了按胸脯

他忽然笑了
把这一天最烫的余温折入手心
脚手架收拢长长的影子
他带着火种推开家门



●王浩楠

老字号铁杂铺

随 笔 小 札

常话说:“乘船,打铁,磨豆腐。”可知打铁这活儿,是公认的累。在我的家乡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就有一条打铁街,是广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以传统打铁工艺而闻名。回忆童年时光,我和小伙伴们走街串巷,来到这条老街时总能听到“叮当叮当”的打铁声,这声音里透着的是打铁匠几十年来不变的坚守。

小时候站在打铁街巷口,望着幽深的巷道,我总是犹豫不决,不敢走进去。当传来一阵阵“叮当叮当”的声响时,总会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——说不定里面正在锻造一把威力无比的宝剑呢!后来,我们壮着胆子进去,在老街深处的商铺前看到师傅老李蹲在那儿锻打着锯子,我和小伙伴相望而笑。从那以后,我们就开辟了这个追逐玩闹的新天地。日暮时分,阳光照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,我们的笑声在老街里撞来撞去,当锻造铁器的声音叮当作响时,我们会停下脚步聚在老李商铺门口,静静地看。

多年以后,我重新踏着石板路来到了

这里。儿时的我似乎并不觉得这条老街狭窄,而现在我感觉这条街实在窄,窄到几个人迎面走来时,都得侧身让行。我抬头望天,那是一道湛蓝的绸带,被两侧的屋檐裁得细长。两旁的屋子仍是老式的作坊模样,木板一块块卸下来放在门边,我透着窗户看见里面摆放着各式的工具。老李商铺门边上挂着“老字号铁杂铺”的招牌,门口摆放着几只新打的铁器,有剪刀、镰刀、菜刀等,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,透着一股质朴的气息。

我回想起儿时倚门等待黄昏的场景,那时候总想从天边那些橘红的云朵里,找出有关时光的秘密。我背靠在那扇斑驳的木门旁,这座老屋已经紧闭许久,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开过门。我望着对面商铺里的师傅老李,他仍守在火炉旁,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,当铁器被放置在铁墩上时,叮当叮当的声响没有变,仍然是熟悉的节奏。只是如今这声音似乎传得更远了,不仅仅是几个孩童在聆听,而是在千人的耳畔回荡。

李师傅干完活儿,回到门口的矮凳上坐着,点燃了手中的香烟,吸了一口,望着天空,吐出烟圈。他和我聊,自己十五岁就跟着父亲学工艺,那时整条街都是打铁声。后来这条街逐渐以五金售卖为主,打铁作坊越来越少了,只剩下他守着这炉子。他顿了顿,又说,就怕老街里的打铁声停下来,只要这把老骨头还能抡得动锤子,这炉火就不会灭。这段时间,打铁街作为潮语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取景地,吸引了更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。从前,人们踏至打铁街,可能是为了一把剪刀抑或一把锄头,而现在人们来到这里,是为了一段故事抑或一个关于匠人的传说。

我心里竟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像看着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辈,被世人读懂了他的坚守,也许之前并没有人为他喝彩,而现在大家都来到他面前,称赞那份千锤百炼的匠心与情义,然后带着难以言说的感动离开。而我这个从小在他身旁长大的孩子,看着这一切,感慨他没有在时代里被遗忘,而是被温柔地珍惜。